

## 艰 难

何诚斌



春露 李昊天 摄

他觉得自己是世上最艰难的人。我立即说,每个人都艰难,而你不算最艰难,无非是这些年没挣到钱,但你的孩子由爷爷抚养,供其读书,你既没有赡养父母也没抚养孩子,相对来说经济压力不大,不算很艰难。所谓相对,我列举了他和我共同熟悉的一些人及他们的艰难。

觉得自己艰难,是人们普遍的心理。这种心理,我也有过。背井离乡,在城市打拼,感到苦和累时,受到委屈时,我产生逃离的念头,但一想到别人的艰难,我就打消了念头。多少人在城里谋生,每天十多个小时工作、奔波,比我更艰难;我的工资不低,并周末休息,在别人眼里压根儿不艰难。可以想想,身边很多人比我艰难,他们能忍受艰难,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忍受呢?

我常常鼓励自己做强者,并认为这种鼓励是非常必要的。我常常想到别人的艰难,想到这个世上很多人在忍受艰难,我没有理由逃避现实,害怕艰难。我凭什么娇惯自己?

那天,与一位公司高管喝酒,他说他到了“知天命”的年龄,该调整价值观了,自己想得的东西,或许正是别人想要放弃的东西。我立刻感觉到他很艰难。年薪一百多万,仍有艰难,说明艰难与否,跟金钱和权力没有必然关系。他的艰难,或许比我的艰难更大。如果觉得付出大于获得的话,你就是日进斗金,也是不快乐的。知天命,可以帮助我们坦然地面对艰难,而并非逃避艰难。“尽人力,信天命”,人力要“尽”,就得去接受艰难,应对艰难。

## 动静之趣

郭华悦

一个人的生活,怎么才算有趣?

于有些人而言,趣从动中来。日子要过得有趣,就得够热闹。人多了,热闹了,气氛也就活络了。身在其中,便会觉得快活。这日子,自然也就有趣了。

这样的趣,是闹趣。用各种人,各种声音,各种感受,将心填得满满的。塞得满满当当,自然比空空荡荡的心,来得不那么乏味。于是,这也成了一种趣。沉溺于这种闹趣的人,终日辗转于各类局之间,忙着寻趣。

最后,得“趣”了吗?当各种喧嚣离去之后,整个人除了身心疲惫,似乎再无其他。这便是“趣”吗?生活中的趣,本该让人养心怡情的,最后怎么会适得其反?将忙与趣画上等号,结果往往不那么尽如人意。

另一种趣,是静趣。

所谓趣,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感受。既然是

结果“人作孽,不可活”。胡作非为,丧尽天良,造成人神俱愤。如此“艰难”就实在不好受了。

艰难也许改变不了,而感觉可以改变。改变艰难,往往不是手段,而是人生的态度。

春节前回家,坐的是临时增开的加班火车,大站小站都停靠,并且还经常停下来让车,到安庆西站时晚点了三个多小时。乘客的心情都很急躁。有个乘客问一位五十来岁的列车员,你不急吗?列车回答,急是没有用的,习惯了,当列车员几十年,什么情况都可能造成晚点。这是他年内上的最后一班岗,他也想快点回无为县老家和亲人团聚。

列车员还告诉大家,他到北京西客站停车场无数次的,可至今不知道西客站的门楼是什么样子,也从来没游玩过北京,或下车买过东西,因为火车到了终点站,停留一个多小时,他又得乘上返程的火车。听到这话,我感到老列车员几十年来在列车上日夜颠簸,打扫卫生,开门关门,非常艰难。听了老列车员的话,我的心平静下来。

人多半不满意自己的工作和生活,所以感到艰难。应该想到,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是艰难的,这样的艰难,那样的艰难。可以这么说,人生的征途充满艰难,只有接受艰难,迎难而上,我们才不至于悲观,也才能将艰难“等闲视之”—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,培养工作的兴趣;如果工作的兴趣实在培养不起来,责任感一定不可丢(对家庭、对父母,或对子女尽义务)。坚强中品味艰难,创造精神崇高的自我。

感受,便多少带着点被动的意味。他物之中,先得存趣;这种趣,投映在自己心上,领略过后,也就感受到了趣味之美。

可要让外间的事物,走进自己的心间,前提便是空。心间充斥着各类食物,被填得满满当当,那外界的事物再美再有趣,也无心领略,自然走不进心间。先得把心腾空,心一空,人就不忙,也就静了下来。

于多数人而言,静中反倒容易出趣味。一心不能二用,既然行走于忙忙碌碌喧闹闹之中,自然对其他风景视而不见。心太忙太满,空不出来,容纳不下其他事物。这么一来,哪怕于有趣之处,也感受不到趣味了。

唯有静下来的时候,心间一空,人反而专注起来。丢开无趣的事物,腾出空间,容纳其他。如此一来,万物自观而各有其趣。种种趣味,如灵光乍现,在脑中翻滚而过。哪怕看似普通平凡之物,也能尽显其趣。

趣从静中来。要得趣,先静心,日子自然处处可见趣味。

## 花间一壶茶

胡笑兰

我有把思亭壶,是父亲留下来的。父亲说这辈子也没给孩子留下多大的家业,留一把好壶传下去,也算个念想。上辈子留下的,自然珍惜。也许它值不了几个钱,也许它不是古董,成不了宠物,但它毕竟能给我们带来岁月悠长的记忆,以及诸多的生活情趣。

我沿着小区的围墙散步。一路是高大的香樟,挺直的水杉,竹影摇曳。扫一眼园子,各种花树掩映其中,春天藏身于一朵朵小花苞中。不经意间,海棠一夜之间全开了,开得纯粹,红的艳丽,粉的娇媚,白的淡雅。近观,那一串串花朵,花瓣很小,花朵疏疏朗朗。垂丝海棠有白有红,就像少女娇羞的粉腮。除了绽放的花朵,还有含苞待放的花蕾,亦如少女抿着樱桃小嘴,在那里羞怯得欲语还休,更是惹人怜爱。蜡梅刚刚谢幕,枝上仍有余香,玉兰一天一个样,而樱花,满树花苞已经准备就绪……园子里的花不下几十种,以她们的气息与姿态,让你无法忽略。

更多的时候,我喜欢沿着园中那口风水池塘行走。古砖小径,转角处是木栈道、木阁亭子。廊桥上的紫荆藤此刻只露出光秃的枝蔓,但我却看不出它的沧桑。那树干,虽老气横秋,却正遒劲着蓄积力量,用不了一月,将会绿意蓬勃而铺张。生命如此丰盛,有春华秋实,也有春尽冬藏。花木是幸福的,春尽了还会再来,还会再次绚丽。

春意把我的目光带到了一座小院,就在长满青草的小小的风水塘边。方园不过十步,篱笆墙上忍冬藤围绕,卵石小径,小草青青。一席树榭茶台,三两只树桩茶凳,原色的青漆,一切带着原生态的自然。我想这样一个所在,倘若来了兴致,移步园中,和家人友人围坐,在茶台上摆开紫砂茶具,就可以烹茶品茗了。

我的女邻居拉开小竹栅门,正朝我微笑,那春风般明媚的微笑,令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就迈了进去。桌上一把思亭壶,一个公道杯,几只紫砂小盏,一只灌满热水的藤壳水瓶,这一切犹如星星点亮了我的双眸。

清代朱泥的制壶名家,儒雅之士陆思亭所创的“思亭壶”,最早从梨形壶演化而来。肚腹圆润,颈部高挑,壶口略小,上流口的手工操作以及壶嘴的流线型设计是这款思亭壶的匠心所在,妙若女子娉婷而来。细细品味曲线之妙,带给人的不仅有艺术的美感,还给人舒畅、轻快的感觉。

思亭朱泥壶,一般适宜冲泡高香茶,如铁观音、潮州单丛茶,不过现在很多人亦用于武夷岩茶,说是回甘比较充足。思亭壶独特的造型能充分酿味、发香,并且能留香持久。有人喜欢把“思”写成“诗”,对品茶赋予一种诗意的想象,这也是“无诗亭不乌龙”的由来,用这样的壶泡茶充满了诗意,更有一种文人吃茶的韵味婉约其中。

一把思亭置于茶台中央,饮茶之隙时时观赏,更显惬意。壶出水很好,有张力,一条出水抛物线,显示出紫砂壶独特的神韵。沏茶的女子,她的手指闪耀美玉一般的柔光,像是在弹奏瑶池的仙乐,指缝间缭绕的清香早已让时间停下脚步。那琥珀色的茶汤,一道道品饮,由涩到醇再到回甘,有如品咂这五味杂陈的生活。

身上暖阳照拂,树梢头阵阵鸟鸣,四周暗香浮动。池塘里,睡莲已经长出铜钱般的小叶片,青里泛着紫的圆润,时有鱼影闪动……阿蛮在茶台旁边赖着,看我们相谈甚欢,品得入迷,时不时“喵喵喵”叫几声,亲亲它主人的衣角,像是在宣誓它的存在。

赏花,看水,望云,与时光对望。谈一谈三叶草幸运偈语,看小朵的白云路过,把影子投在嫩草地上,悠闲地品茶。想象着,这自然之园就是自己的茶室了。于是,园子里有人操着柔媚的南方口音,带着茶的醉意在互相说话逗笑。

“茅檐低小,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?”我忽然就想起辛弃疾的《村居》。诗人的素描之手,勾出“茅檐”“溪上”“青草”的意境。一幅优美的田园景物,一家五口各具情态,人情之美和生活之趣自然流淌。

情趣是可以营造的,并不一定非富即贵。给庸常的生活加一点糖,找一个缺口,寻一处妥帖,这,未尝不是一种人生智慧。

